评赵云田关于理藩院的新作

王行文

赵云田著《清代治理边陲的枢纽——理藩院》(以下简称《理藩院》),作为《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指南丛书》中的一种,最近已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多年来研究理藩院的结晶,也是理藩院专题研究的最新成果。全书约 12 万字,分历史概述、史料简介、研究综述三编,分别阐述了理藩院专题的有关内容,介绍了记载理藩院的丰富文献,评述了近 60 年来国内外研究理藩院的著作。该书反映了作者长期以来锐意求索的治学精神,展现了几十年来国内外理藩院研究的发展轨迹,对我国边疆史、政治制度史、民族关系史等专题研究起着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作为研究指南性质的专著,《理藩院》一书具有专题研究的开拓性、史料介绍的翔实性、对以往研究成果评述的求实性等特点。

首先,是理藩院专题研究的开拓性。理藩院是清朝特设的治理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在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巩固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历来为治清史的专家学者所关注。二十年前,赵云田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时,即在著名历史学家、清史专家戴逸教授和马汝珩教授指导下,研究理藩院问题,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论文。不过,在《理藩院》一书中,作者没有像他以往专题论文那样考证某些具体问题,而是注意从历史发展的宏观方面探讨理藩院的旨要,或者从人们很少注意的领域,揭示理藩院的某些内涵,从而深化了理藩院的研究主题,拓展了理藩院的研究领域,给人感觉新意层出不穷。

理藩院的设置是理藩院研究开始就会遇到的问题。清政府为什么在关外时期就设置了理藩院?《理藩院》一书的作者从明末清初中国政局的变化以及满、蒙两个民族的关系日益密切考虑,提出理藩院的设置既是满族贵族首领为进取中原、取代明朝而采取的战略措施,也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为进取中原而与漠南蒙古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从大处着眼的认识具有启发性。

理藩院的职掌和历史作用是理藩院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为了从动态中解决这两个问题,《理藩院》一书的作者没有简单地抄录《清朝通典》等书,而是从大量的历史文献所提供的资料中进行概括。为此,书中列了三个标题:理藩院和清代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理藩院和四川土司、理藩院和中外关系。在第一个标题中,再分别列出理藩院和蒙古民族地区、理藩院和西藏地区、理藩院和"回部"地区、理藩院和藏传佛教。通过对每个问题的阐述,理藩院的职掌和历史作用问题便一目了然。

正是在这样的挖掘资料、阐释问题过程中,《理藩院》一书揭示了一些以前未曾被人们注意的问题。以理藩院和西藏地区为例,以往人们都知道清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清政府是通过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顾实汗及其子孙间接统治西藏,雍正五年(1727 年),清朝驻藏大臣设置后,清政府才直接管理西藏,而理藩院对西藏事务的管理,往往为人们所忽视。《理藩院》一书

中，比较详细地阐述了理藩院对西藏事务的管理情况，这对人们认识清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显然是有帮助的。

其次，是对理藩院资料介绍的翔实性。众所周知，史学研究离不开资料，只有翔实可靠的资料，才有助于揭示历史真相，阐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样，对理藩院研究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挖掘出它的实在内涵，也必须掌握大量而翔实的资料。此外，《理藩院》作为一部研究指南书籍，只有比较全面地介绍研究理藩院专题所必备的资料，才能为有兴趣的读者深入研究该专题提供便利条件。从这两方面说，《理藩院》一书做的也是比较好的。

该书把记载理藩院的大量文献分成 9 类，每一类再系有相关的典籍文献，具体情况如下：

历史档案类：以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蒙文老档，蒙古堂档，军机处录副奏折民族类、财政类、内政类，朱批奏折民族事务类、宗教事务类，清朝理藩院（部）档为主，《满文老档》为辅。

编年体史书类：《大清历朝实录》、《东华录》。

纪传体史书类：《清史稿》、《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

纪事本末体史书类：《圣武记》、《皇朝武功纪盛》、《皇朝藩部要略》、《蒙古游牧记》、《朔方备乘》、《皇清开国方略》、《平定罗刹方略》、《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平定两金川方略》、《前后蒙古纪事本末》。

政书体史书类：《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大清会典》、《大清会典则例》、《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则例》、《回疆则例》、《蒙古律例》、《西宁青海番夷成例》、《大清光绪新法令》、《理藩部第一次统计表》、《蒙藏院调查内蒙古及沿边各镇统计报告》、《蒙藏院调查外蒙古统计表》。

地方史志类：《大清一统志》、《新疆识略》、《西陲总统事略》、《卫藏通志》、《西宁府新志》、《乌里雅苏台志略》。

人物传记类：《清史列传》、《满汉名臣传》、《国史列传》、《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碑传集》、《国朝先正事略》、《百廿志人回忆录》。

笔记资料类：《啸亭杂录》、《簷曝杂记》、《竹叶亭杂记》、《听雨丛谈》、《养吉斋丛录》、《癸巳类稿》、《茶余客话》、《陶庐杂录》、《永宪录》。

外人记述类：《张诚日记》、《十七世纪俄中关系》、《俄国使团使华笔记》、《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

从以上所列不难看出，《理藩院》一书介绍理藩院资料征引书目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对档案资料进行了认真的挖掘，对一些善本特藏书进行了细致的搜寻。以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为例，全书 10 万余字，赵云田同志曾进行认真的整理，并于 1988 年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为研究理藩院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再次，是对已往研究成果评述的求实性。学术研究要讲求实事求是，学术评述也不例外，只有实事求是，才能促进学术研究健康发展。理藩院研究始于本世纪三十年代，至今已有 60 余年历史。为了实事求是评述已往的研究成果，《理藩院》一书把理藩院研究划分国内和国外两领域。在国内领域，分成三十至四十年代的起始时期、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深入时期、八十年代的发展时期，每个时期里又分别从中国民族史、地方史、交通史、法制史、政治制度史、边疆民族统治政策，以及中外关系史、理藩院专题研究等不同角度，评述已往的研究成果。由于历史时期划分明确，专题分类清晰，使以往的研究成果不致遗漏。在国外领域，则分日本、前苏联、蒙古国、法国、意大利、美国等不同国度。

《理藩院》一书对国内外已往研究成果评述的求实性，体现在对国内研究情况三个不同历史时期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的总体估价上。该书认为，三十至四十年代理藩院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也存在明显缺点，有的还是比较严重的问题，表现出这一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五十至七十年代的理藩院研究，相对而言较前一时期有所深入，出现了理藩院研究的专论，研究范围有所扩大，分析方面深刻得多了。存在的问题是，资料使用方面还很不充分，得出的某些结论难免偏激，不尽符合历史的真实。八十年代的理藩院研究，和前两个时期相比取得了很大进展，专题论文数量增加，研究者们拓宽了领域，深化了选题，使用资料较为丰富，特别是开始利用极为宝贵的档案资料。不足之处是档案利用还仅仅是初步的，研究领域还需再拓宽，课题也还有待于再深化，研究方法也需要改进。上述见解，和理藩院的实际研究情况基本上是相符的。

《理藩院》一书对国内外已往研究成果评述的求实性，还体现在既指出这些成果的成绩，也指出其缺点。1935 年 4 月，王文萱发表了《清代蒙古政制研究》的长篇论文。文中论述了理藩院的设置、沿革、组织系统以及和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的关系。尽管该文论述中有许多不准确之处，但是《理藩院》一书对该文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它是三十年代关于理藩院研究的一篇力作，代表了当时的研究水平，对后来的研究者有较大影响。1975 年，台湾出版杨正孝《清代理藩院之研究》专著。1977 年，台湾学者吕士朋发表《清代的理藩院——兼论清代对蒙藏回诸族的统治》专论。这些成果集中反映了理藩院研究的不断深入。《理藩院》一书对上述成果给予极大关注，进行了认真的评述。认为杨著是比较完备论述理藩院的著作，其中对理藩院与内阁、军机处、驻边机构、刑部、都察院等关系的探述，尤为别人所未关注，只是该书没有使用档案材料，所论及的问题也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对于吕文则指出，虽然在资料使用方面还存在一些缺憾，未能利用档案资料，但是它尽量利用了当时的研究成果，在理藩院研究进程中有着重要意义。这些评述是公允的。

《理藩院》一书对国内外已往研究成果评述的求实性，也体现在对某些错误观点的批评方面。诚然，学术研究有发展的阶段性，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会有不同的认识，但是，有些问题并不属于这种情况。比如，本世纪五十年代国内的某些论著，以及三十年代国外的某些著述，忽视满族、蒙古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把清政府在边疆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建立的各级封建统治机构看做是“异族统治机构”，把蒙古族同中国割裂开来，这些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理藩院》一书对上述错误观点给予了实事求是的批评。

总之，《理藩院》一书从历史概述、史料简介、研究综述三个方面为读者打开了该知识领域的大门。我们相信，它不是研究的终结，而是在新的基础上研究的开始，今后的理藩院研究一定会取得新进展。

（作者王行文：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邮编 100005）